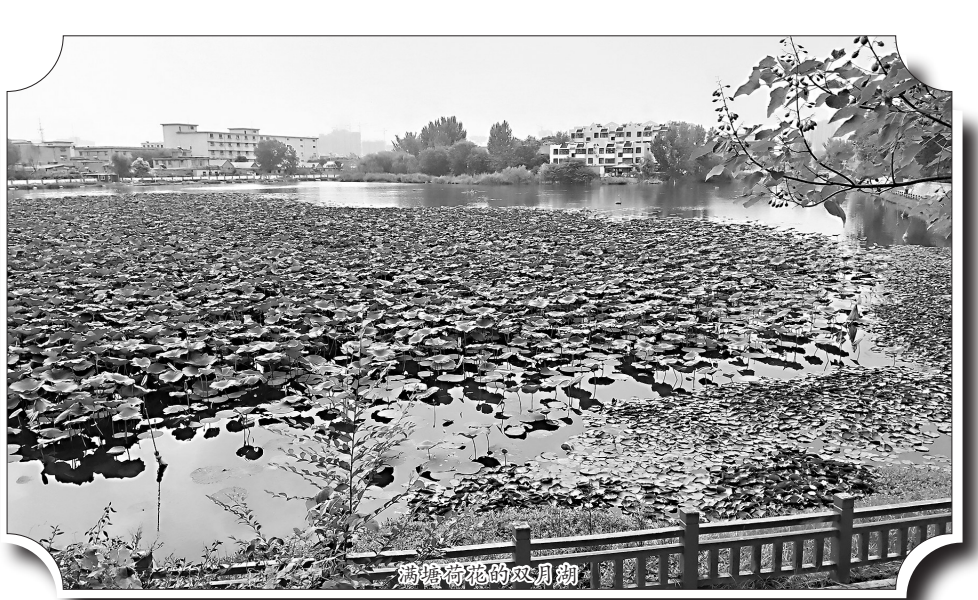


曹州老城的七十二坑塘



风景秀丽的青年湖



池塘荷花的双月湖

曹州老城有72个坑塘,这种说法流传已久。曹州老城自1446年创城,已有500余年的历史。分析其历史背景,“72坑”不是一时之说,也并非空口白话。究其成因,主要与老城的地势和城市建设相关,其中又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。

多部资料透露,曹州城初建时,“残垣断壁,街道凋零,荒草丛生,狐兔出没,沼泽遍地,几成废墟。”说明部分坑塘早已存在,《菏泽县志》载有“岁修兹宇,掘地取土,积久为洼。”说明坑塘主要是在筑城、建房时,就地取土而形成的。城内地势低洼,建设用土较多,形成的坑塘自然也多,也就有了“72坑”之说。

曹州老城中确切地来说,有多少个坑塘,史书上没有记载。有人说,72是个吉利数,可能出自五行风水学,来对应七十二地煞之说。其实随着朝代的更替,城市建设的变化,坑塘的数量也在不时地变化。因此说,“72坑”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数字,可能是来表达数量之多。

据一些老菏泽人回忆,在菏泽解放前夕,老城中还有不少空旷地带和坑塘。解放后,社会安定,城内人口大量迁入,城市建设也发展迅速,很多空地被挤占,坑塘被填压,数量大量减少。据一位在园林部门退休的老人说,20世纪70年代初,坑的数量已不足70个。80年代初,我记忆中的坑塘也只有50个左右。

老城中的坑塘成星罗式排布,而且相互连通,这在全国来说是少见的。老城的地势是东北高,西南低。因此,坑塘大多分布于城西和城南。其排列也不规则,大小不一,形状各异。小的几十个平方米,大的则有十几亩。面积比较大的坑塘,城西南有“碱坑”,西北有“回国坑”,南城墙处有“城根坑”等。小的坑塘几乎遍布每个街坊。

也有人说,曹州老城为玄武地貌,四方有四势,坑塘多,风水好。“夫青龙蟠东,升腾、光明。白虎踞西,覆灾、折丰。朱雀峙南,纳祥瑞。玄武拱北,主风雨。”譬如“碱坑”,位于城区的西南隅,是白虎踞西之应,是主五谷的星宿,是太阳的洗浴之所。能护佑曹州之地,风调雨顺,秋有收成。

由于城内地势低洼,雨水不能外排,城中的坑塘就起着防汛、蓄水的作用。坑塘内储存的水,又可以服务大众生活,调节地下水位以及预防火灾等。以现代的话来说,就是“城中之肾”“海绵之城”。

据多位老人讲,老城中的坑塘多数是有名字的。有以位置命名的,例如府衙坑、学宫坑、重华坑等。有以水质命名的,例如碱坑、盐水坑、黑水坑等。有以养殖命名的,例如鸭子坑、莲藕坑、老鳖坑等。多数是以姓氏命名的,例如卞坑、郭家坑、桑家坑、邓家坑、张家坑等。还有很多一坑归属多家的,所以也出现了一坑多名的现象。

20世纪90年代初,城中街区开发,有许多坑塘被填平。新世纪初,又出现洼地和坑塘被私家侵占的现象。政府部门发现后,便采取了保护措施,但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,致使坑塘所剩无几。近日,我又去实地采访,较大的青年湖、双月湖,已整修。较小的盐水坑、邓家坑,重华坑、学宫坑、火神庙坑,已围栏设障。其他的已无踪迹。

现存面积最大的,当数大家熟悉的“青年湖”。青年湖位于曹州路南,广福街西。它是由原来的碱坑、卞坑、小校场坑、火神庙坑、海崇寺坑等连通而成的。20世纪70年代,由于大量生活垃圾的倾倒,废水的排入,致使这里的坑塘,水腐草荒,蚊蝇滋生,臭气难闻,直接影响着周边居民的生活和城市的形象,

这也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。于是,发动了广大青年干部和共青团员,组织义务劳动。对这些坑塘进行了全面治理,清淤截污、疏通连贯,种植莲藕,使得水面增大,湖水变清。后来,政府部门为纪念这次活动,将连通的坑塘统一命名为“青年湖”。自此,青年湖像一颗明珠,镶嵌在菏泽城的西南隅。

1978年,青年湖又进行过一次整修和改建,水域面积达150余亩(10万平方米),绿植掩映,风景宜人。湖边建起小码头、佳景亭、湖中桥,栈桥相连,亭阁回环。湖中还建了一个人工岛、娱乐场,岛上横山范水,人工天成,荟于一体。

2019年,又逢“老城曹州”项目改建,使青年湖又焕发出新的活力和生机。周边青石镶砌,绿树临风。湖上水阔波涌,泓澄草青。北岸有海棠园、关帝庙、崇文阁、慎思园,临湖而建。中间一道五孔泰宁桥,像玉带一样横跨南北。南岸建永安塔,七层八角,高高耸立,也成为城中的新地标。

还有一处面积较大的叫“双月湖”,位于老城的西北隅。名字的由来有两种说法,其一说是,每到中秋节的夜晚,湖面上能看到两个月亮。其二说,原湖形似两个背对的月牙。“双月湖”是由回国坑、普贤寺坑、城隍庙坑、奶奶庙坑通连而成的。湖水面积近75亩(5万平方米),现已整修一新,且安装了污水处理

设施。这里,成为城区的又一自然景观。

现存较小的坑有:重华坑”,位于牡丹区第四小学西,原坑南有“重华书院”,是明清时期的著名学府。“盐水坑”,位于石人隅首西北,据传坑里的水含盐量很高而浮力大,砖块都能飘浮。“邓家坑”,位于清水桥街南,清代著名书法家邓树屏曾居住在坑西。“学宫坑”,位于菏泽军分区大院内,原和文庙中的泮池相连。还有“火神庙坑”,位于青年湖东,原和青年湖为一体,后因开通广福街而被分开。城南还有个“城根坑”,是一个旱坑,只有大雨后再会积水,现围成了废品收购站。在老城的东北隅,原有个“饮马坑”,当时坑边有个马神庙,这里原是府衙养马的地方,现在围成了菜市场。

为了保护这些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坑塘,现有关部门曾提出了“恢复72坑塘”的水网计划。以恢复城中生态功能,增强老城的标志性符号,延续历史文化的记忆。人们都在期待中,寄希望一些坑塘能得以复建,也像青年湖一样,再为老城增光添彩。 邓文献



● 菏泽地名前世今生 ●

二

泉

庄

我国民间艺人阿炳的二胡曲《二泉映月》,深受全国人民的喜爱,在国际乐坛也享有盛誉。在鲁西南成武县大田集镇还真有个名叫“二泉庄”的村庄,位于镇驻地东2.5公里,定(陶)丰(县)公路南侧。全村600余人,600多亩耕地,大多为沙土地,主要种植大蒜、棉花、花生等经济作物。

据《大田集镇志》记载:清道光年间,田集田氏兄弟二人在此立村,掘井两眼,故名二泉庄。村里老人讲:彼时大旱,河流干涸,人畜饮水困难,两兄弟连打数眼井都没出水,累得精疲力尽,心灰意冷,打算就此作罢之时,看到周围村庄的百姓都渴得嘴皮发干,起了白皮,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挖掘两眼水井,解决周围百姓的吃水问题。他们俩分析了一下,掘井深度不够,天旱水位下降,是井没出水的原因。解决方法是:在一处不停地往下挖,直到掘出泉眼为止。

兄弟俩决定在村东已开挖的基础上,继续深挖。古代没有机械设备,全凭钹头刨,刨出来的土一筐筐一点点地往上面运,工量大,费时费力。几天下来,两人的手掌、肩膀都磨出了血泡。兄弟二人心眼好,平时乐善好施,深得人心,人们纷纷拿着工具帮助他俩掘井,人多了就分成几组,累了歇歇轮流干。干了一天又一天,井越挖越深,难度越来越大,为防止坍塌,他们拉来青砖将竖井壁周围圈上,垒出井踏步,方便上下。众志成城,终于有一天挖出泉眼,清泉汨汨喷涌,漫溢井底。人们欢呼雀跃,又在村西掘出了一眼水井。从此,周围百姓再也不用为吃水难而发愁了,并且井水滋润得姑娘水灵、小伙健壮,延宕至今。田氏兄弟在这里繁衍生息,就是现在的二泉庄。

二泉庄是革命老区。1941年2月,巨南、菏泽、金乡、嘉祥、成武五县联合办事处和中共巨南工委在二泉庄成立,二泉庄从此成为革命根据地和抗战堡垒。二泉庄群众为人民币弟兄做军鞋、送军粮、抬担架、养伤员、站岗放哨、支援前线。村里的田张氏大娘全家人挖野菜和茅根、树皮充饥,把节省的一点粮食和几枚鸡蛋,做成食物给八路军伤员吃了补身子。村里妇女为八路军做军鞋300多双、鞋垫600多双。还有不少父母送儿子、妇女送丈夫参军上前线,该村有30多名青年参加八路军。“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,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,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,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”,成为二泉庄百姓支援前线的生动写照。

走进新时代,二泉庄人发扬革命老区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锲而不舍的掘井精神,挥洒汗水浇灌出幸福之花。现在,全村务工和经商人员180多人,冷库26门,村里有文化广场和健身器材。二泉庄人谱写出新时代的“二泉映月”,旋律悠扬,意气风发,慷慨激昂。 宋聚新



听戏匣子

20世纪七八十年代,鲁西南地区不少家庭中,开始装有小型的广播喇叭,条件好些的,还有部收音机,从中可知道很多国内外大事,可听到不少评书、戏曲等节目,大家形象地叫它们“戏匣子”。

戏匣子造型别致,国产品牌有“红灯”“红星”“红旗”“向阳花”“春蕾”“海燕”等,最好的要数“熊猫”和“红灯”牌收音机了。戏匣子,是与世界接轨的工具,是重要的娱乐工具。

我小的时候,家中堂屋里有个广播盒子,固定在小木板上,一端接天线,一端接地线,可收到信号。当时,广播电台多由县或公社主办,水平自然不高,常闹出不少笑话,成为农民田间地头的谈资。

以前,我舅舅家有台红灯牌收音机,木制外壳,很大,稀罕得不得了,整天在八仙桌上放着,每天下地干活回来,他就坐在旁边听评书。不听的时候,用布蒙上,决不许外人轻易碰触。我每回走姥

娘家时,才能凑他听的时候听一会儿。这东西有短波,能收到呜里哇啦的外国台,干扰很大,只能听个只言片语。

当时,听戏匣子是大人们劳作了一天后的最好的消闲。他们多数都爱听评书,《岳家将》《杨家将》《呼家将》《小八义》《隋唐演义》等,深受人们欢迎,袁阔成、单田芳、刘兰芳等说书名家,都是一口铮铮刚气。对孩子们来说,还有个十分过瘾的节目:“小喇叭”。至今一提到这节目,脑子里还会响起“滴滴答,滴滴答,小喇叭开始广播啦”的童声。

电视还没进入中国家庭的时候,收音机就是最大的“信息源”,一个个戏匣子,便是很多“耳朵们”对那个年代最亲切的记忆。

人生就像戏匣子,我希望在某个时刻打开它,听听那些年代久远抑或刚刚散场的老戏,里面有生命中太多不同的颜色和味道…… 文/孔伟建 图/王世会

风云际会话项梁（一）

秦代,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朝代,它是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朝代。但因为秦二世即位后,滥用民力,实行酷刑峻法,激化了社会矛盾,引发农民大起义,加之原六国旧贵族的反抗和加入,终于酿成了“秦失其鹿,天下共逐之”的大乱局面。在这些起义军中,楚国旧贵族项氏家族是非常坚决的一支反秦力量,而项梁就是最早的代表。

项梁(?—公元前208年),下相(今江苏宿迁)人,楚国名将项燕之子,项羽的四叔。项燕在秦灭六国时被秦将王翦所杀,所以,项氏与秦有着灭国杀亲之仇,其家族是反秦最积极的一支。项氏与菏泽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和不少的历史故事。清代历修的《定陶县志》记载:“项梁墓,在城北五里。今城西南十里乌堽村有塚亦相传曰霸王坟。”项梁墓其所在位置就在今菏泽市定陶区东北约5里的堆堆刘庄村南。自从项梁葬此,时间已经过去2232年,作为秦末的风云人物,他的名气一直被其侄子项羽所遮掩。

笔者在查阅清代顺治、光绪及民国所修《定陶县志》时发现,志书收录文人骚客们吟咏描写范蠡、梁王彭越以及当地名胜胜伯山的诗歌、文章很多,而对举起反秦义旗、又葬于此地的项梁,志书中却没有收录哪怕一篇文章或诗歌来感怀,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。或许是因为他作为秦代的“反贼”身份,又是因骄傲导致兵败,没有达到成功的顶峰,所以,文人们无法对此作出适当的评价。这样看,存在这种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项梁在推翻秦朝暴政统治的起义洪流中,

其历史功绩是很大的,因为他是反秦最坚决的人。《史记》中说:“项氏世世为楚将。封于项,故姓项氏。”这样看,项氏的先祖是楚国人,因封项城而得名,而楚人的先祖就发源于菏泽地区,这就与菏泽有了关联。据《史记》“楚世家第十”中记载:“楚之先祖出自帝颡顼高阳。”高阳之后四代有陆终氏,他的第六子叫季连,半姓,他就是楚人的始祖,其居住地在曹县与成武县交界处的桑台,因楚人所居,改为楚丘,再之后改名为景山,即今曹县侯集回族镇的梁堆堆。菏泽历史文学学者、曹县原史志办编审徐子红先生曾有专著《说楚》,论述楚人来源。“楚”在甲骨文中是一个“口”字三面长满了树木,下面一个“疋”(即脚)的形象。经徐子红先生研究,这个字的本意是人们发现蚩蚩的地方。也有研究者认为,这是人行走在高台的丛林中去进行打柴、打猎、采集果实等生产活动,树木丛生,光脚行走其中很痛楚,这种感觉经过引申,最终成为地名。关于楚地与楚人,徐子红先生已有专门的文章来论述,这里只说明项氏与楚丘、菏泽的历史渊源。

项梁这个人文武双全的一个人,也是项羽的人生引路人。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中,开头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项梁,记述了他与侄子项羽的故事。项羽小时候读书不用功,没有成就,又学剑术,也没学好。项梁很生气,项羽就说:“学习文化只能写写记记姓名;学剑术只能对付一个人,不值得学,要学就学抵挡万人的本事。”项梁就教授他兵法,但项羽只学习大意,不能深入学习,这给他



项梁墓前文保碑

的人生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。从这里看,项羽的文化、剑术、兵法都是项梁教授的。但是,项羽这个人的专注力不够,学什么东西都是浅尝辄止,他的能力与项梁是有一定差距的。综合来看,那种说“刘项原来不读书”的论断是值得商榷的,甚至是错误的,不但项羽是读书的,刘邦也是读书的,只不过作为乱世枭雄,他们没有“皓首穷经”罢了。

项梁曾去秦国旧都栎阳县,在那里触犯了秦律,被抓进监狱。他请新县管理监狱的狱掾曹咎写信给栎阳县狱掾司马欣求情,司马欣私下释放了项梁,了结了这件事,后来,这两人都被项羽封侯封王。项梁这个人脾气不好,出狱后又杀了人,被人追查,他和侄子项羽一起逃到吴中避难。吴中的许多贵族士大夫都知道项氏叔侄来了,都争着向项梁求教,所以,当地许多有名望的人都是他的弟子。当时,秦始皇巡幸天下,路过吴中,项梁和项羽都去观看。项羽看到了皇帝出巡

时的宏大场面,就说:“我可以取代他(当皇帝)。”项梁闻言大惊,急忙捂住项羽的嘴,说:“别胡说,要灭族的。”但从此,项梁看出项羽有野心,也正符合他复仇的期望,于是对项羽更加重视。项羽成人后,身高八尺多,力气大得能扛鼎,才气过人,在一起的吴中子弟都很忌惮他。

秦二世元年七月,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,各地反秦局面风起云涌。到九月份,会稽太守殷通找到项梁,说:“江西这块地方都造反了,这是上天灭亡秦的时候。我听说先下手的能制服别人,后下手就会被人所制服。我准备起兵反秦,让你和桓楚当将军。”当时,桓楚逃亡在水泽多的地方,没有人知道具体下落。听到殷通要找桓楚,项梁说:“桓楚逃亡了,都不知道他躲在哪里,唯独项羽知道。”项梁出了殷通的府门,见到项羽后,两人商议了一下,项梁就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项羽。 张长国 朱琳

在单县龙王庙镇闫堂村,“请猴王”作为非遗被记录下来。

据悉,“请猴王”是我国许多地方的民俗文化活动,其目的是把神话中的“猴王”当作神灵的象征,请其降临人间斩妖除魔、驱邪扶正,祈禱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,闫堂村的“请猴王”活动热闹非凡。老人们回忆,该村南一大片空地上耸立着两根高大的四方形石柱,顶上各蹲着一只石猴,形态迥异,均昂首仰望天字,人称“望天猴”。

每到农历新年初一,吃了饺子拜过年,全村男女老幼齐聚村南空地上,年长老汉靠前,壮年汉子挨后,首先在两座石柱前烧纸、焚香、敬酒、叩首,其中被众人推戴的男子仰天长呼:“请猴王驾到,给我力量吧!”

人们认为,只有虔诚膜拜,猴王的灵魂才能依附该男子身上。此人便成了“猴王”,遂斗志昂扬,舞刀弄枪,从此地开始连翻跟头,一直翻到村中心场地。

随后的长男幼子持棍棒、擎刀枪,簇后拥,配合“猴王”“一路杀来”,呼喊声、击打声不绝于耳、惊天动地。其间,“猴王”辗转腾挪、棍舞旋棒,一刻儿不能停歇,直到体力不支,仰天倒地。众伙伴将其高高举起,齐声欢呼:“猴王、猴王、猴王……”

之后的一年中,此“猴王”深得民众敬重拥护,村中大事小情都要由其主持料理,俯拾仰取,夙夜在公,直到来年新“猴王”出现,而“连任者”少之又少。

后来,闫堂村的“请猴王”活动逐渐演变为强身健体的传统习俗,闫堂村也由此成为远近闻名的“武术村”。

传说,本村董家儿郎练武的大刀,两青年人方可费力抬起,而习练者却单臂擎过头顶,并在空中旋转数圈,还能自行放置,令人叹为观止。

清末,董氏一“猴王”应试武举人,因无钱打点考官而落榜,遂教少年习练武艺、强身健体。

每天晚上,闫堂村头的打谷场上,习武者舞刀、弄枪、打拳、摔跤,好不热闹。闫堂村因此声名远播,外来滋事者少有,成为一域最平安的村落。

“‘请猴王’民俗活动,在长期的农耕生活和精神信仰中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一种‘文化空间’,其形式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民间传承性,应作为非遗项目予以挖掘与保护。”单县民俗文化研究者苏云志说。 刘厚珉